

XL 2.

4
7

許太夫人傳畧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o 740



134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秋

許太夫人傳畧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o 740

1000 9-27

許太夫人傳畧 目錄

原序

重刊序

出身家訓

喪母出閣 德表

西士來華

相國闡教

壽終 繼起有人 濟貧 德化

教育 恕道

濟困 潘鐸

聖書 媳化

子仕 宣教

建堂

教難

雪冤

致仕 宣教 崇明

恤貧

善舉

宣道 宮中

壽辰

善終

壹

貳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許太夫人傳畧原序

許太夫人傳畧爲極西柏司鐸應理手撰。傳之西士使彼都人循覽深省。知我中國昭事之誠。閨闈中亦有豐功偉烈。足以感發人心者。第原書係西文中人鮮能解讀。若不譯而傳之。雖名馳外域。不免德闕中原。何以爲我華人勸。用是許司鐸采白。將柏氏原傳。譯以華文。俾閱達士得所欽挹。即婦孺中稍識之無者。亦可藉資觀感。書成。郵遞來匯。諄囑繕政。本館不揣固陋。畧爲僭墨。旋蒙江南主教倪准付棗梨。以公我教中聞太夫人名而願知其行實者。非敢謂闡幽明微。於是乎賴也。

光緒八年壬午仲春徐匯益聞館識

許太夫人傳畧…序

重刊序

中文許太夫人傳畧爲許司鐸采白所譯。印行至今已四十有四年。原本早已售罄。今宜再刊。但原本翰墨艱奧。學力淺薄者。難于了解。故將原文。畧爲變通。事實仍舊。俾少識文字者。閱之。亦能領會。使許公復在。定亦以此爲迎合時流當行之作。正所以廣佈其譯傳之苦心耳。是爲序。

一千九百廿七年七月重刊

南京主教姚准刊

許太夫人傳畧

出身

太夫人許氏者，中華名門之賢婦也。又聖教初開，熱心輔助傳教之信女也。父家姓徐，其祖即明朝相國徐光啟是也。生于降生後一千六百年。時萬曆三十六年。領洗聖名，甘弟大。父字安友，光啟之長子。生五男四女，太夫人其次女也。安友無意做官，以專心修德，奉事天主，當作職務。母顧氏，曾受誥封榮銜。人皆知其有賢德。教訓子女，悉依聖教規矩。甘弟大方離懷抱。賢母即教以聖教要理，及早晚習誦之經文。又隨時訓以敬主救靈之道。示以立功修德之法。幼女謹聽母訓，漸知熱心事主之務。年甫十歲，決意認定每日所誦之經，以盡教友之本分。又立各項課程，以求知識學問。但孩提弱質，志力未堅，所定功課，不免有時遺忘，往往深悔于心。後得瘡疾，病勢頗重。及愈後，仍申前意，誦經力

家訓

學，兩不稍懈。伊母每嘉其善志焉。

喪母

出閣

經稱天主所寵愛之人，大抵多受困難。蓋天主欲用艱難困厄，玉成人靈耳。甘弟大年方十四，即遭大難。慈母去世，頓失所依，哀痛至極。又二年，遵命出閣，于歸於松江府華亭縣。秀才許遠度爲室。時許姓亦書禮名家。遠度之父，號秀甫，係太學生。遠度之祖，號樂善，乃隆慶年間之進士。當時其夫壻遠度，爲有道儒者，還未領洗。因中國聖教方興，奉教者未多。故教宗破例恩准，能與外教者，聯婚姻，非通行之常例也。甘弟大自小守規，心神安定，但究屬年幼，閱歷不週，初行婦道，心中不無驚恐。於是勤領聖事，加倍祈禱，冀得神寵扶持，不致舉動或有所失。上主鑒其熱誠，使彼適許姓之後，爲日無多，美德已著，謙恭含忍，各得其當。公婆二人見之，極爲滿意而慈愛之。因許其賢媳，行其所安，遵守教規，無

德表

或稍阻。夫婦之間，相敬相愛，誠如一體，合家人口，均以禮相待。故彼此和愛，上下無間言。前後生子女八人，均使自幼受洗。法其賢母顧氏之芳表。即自小教其子女，先以要理經言，繼以修德避罪諸善法。其平居自修，除誦經默想外，或作刺綉，或課子女，或理家務。自早至晚，恒無片刻之自歇者。故親族隣里之人，凡識之者，皆稱之爲賢婦。而太夫人則以爲行所當然，無得色也。

西士

來華

當萬歷九年時，有司鐸利瑪竇、西歐意大利國人，進中國，到廣東，寓居於當時之肇慶、韶州等處，即今之粵海道。與嶺南道學習中華文字，朝夕用功，一連十有九年，言語通達，中文精明。乃與龐迪我等司鐸共進北京，貢禮入覲，敬獻聖經聖像，及風琴、自鳴鐘等，極蒙皇上賞納。時萬曆二十八年，即太夫人許氏之祖徐光啟信主奉教之年也。

相國
闡教

許太夫人傳畧

四

相國光啟進教之後。精究要理，洞悉真原。不但本身竭誠事主。且欲眾人共識真主，故其於教務，關心出力。真我國聖教之忠臣，亦爲信人之師表。此外，又研究天文曆算之學。日後此曆算之學於公，爲聖教大有用處。未幾，仕途漸高，升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國家大政。加太子太保銜，晉文淵閣。崇禎二年，五月初一，適遇日食。飲天監所推算之時刻，屆時不驗。而公所學之西法，依法推算測定之時刻，竟毫厘不錯。於是皇上切責欽天監各官。而公遂以西法推算，進呈御覽。極言其法精準，自古天文之學，無有出其右者。上嘉納其奏。於是舉南京太僕侍卿李之藻、浙江人聖名良及天主教教士龍華民鄧玉函，設局推算，專事天文、曆學，得以日精。後之論者，謂公不但有功于聖教，亦爲曆學之功臣也。

壽終

崇禎六年，秋九月，公以年老疾病，乞歸休養。皇上准其所求，爰舉山東李天經以代。時李公亦新奉聖教。越一月，公壽終於北京。自置之府第。湯若望司鐸，一聞公病重，即趨往公之臥室，在旁扶持一切。愛則解慰之，助其堅信，切望，熱愛三大德，以至備受臨終聖事。公之遺囑，特注意於傳揚聖教。終前，神清氣泰，呼吾主聖名而逝。後公柩運歸上海，葬于徐家滙皇上所賜之塋地。上海士民，素受公之德化者，爲之追悼不置。

(註)公生於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即一千五百六十二年。萬曆二十五年，鄉試第一名。又七年，中進士。中進士前一年，領洗於南京。羅如望司鐸之手。崇禎六年，即一千六百三十三年，十月初七日，薨于京師。壽七十有二。

許太夫人甫聞祖父之喪。雖以祖父之年高德懋，宜受主賞。其靈已在

繼起

有人

福域，稍慰痛心。但念幼稚聖教，頓失提攜引導之人。瞻顧前途，不知爲何是好。因求其父，法其祖表，從事聖教事業。一如祖父在生者然。已復親率子女及親屬，承奉主命，除節哀順變外，專事女紅，以襄教務。凡關於聖堂，與聖祭所需者，一經其手，祭服綵對等，件件奇巧精美。家人輩勸其節勞。而太夫人以爲襄理教務，愈顯主榮，爲人生惟一宗旨。即盡費心力，亦弗恤也。

濟貧

太夫人素性愛人，尤愛窮人。平日最喜救濟，樂行哀矜。然每潛行其善，弗求人知。隣族之窮困者，賴以生活，至百有餘家。而太夫人猶以未能徧及，引爲不足。但太夫人非豪富，其所施與者，要皆由自絕甘旨，與勤自勞績中，所得來者也。

德化

太夫人行年二十有八，伉儷十有二年，以德化其夫遠度，傾心信教，按

規領洗。領洗後二年，即抱病而終。太夫人痛悼至極。然見其成爲信人而沒世，苦中有慰焉。

喪事既畢，太夫人於是以矢志守節，教育子女爲己任。凡事以身作則。事主虔，工作勤，衣食樸素。子女輩日覩懿範，耳聆真訓。隨其年歲，於德於學，皆能日就月將，進步迅速。太夫人顧而樂之。至其待家人，慈愛爲主，寬宏大量。曾有女傭某，勤謹而熱心，但出性暴躁，容易惹人。故家中人多厭惡之，或告其過于太夫人，求斥去之，以便他人。太夫人聞之，嘆曰：人各宜念他人之長，而恕其短。且人各有過，恕人即所以使被恕也。忍耐之，愈於斥退之。其將機訓人有如此。

時外省傳教士，往往函述，因窮乏所致之種種艱苦情形。太夫人展誦之下，深動于衷。將歷來針指所得，儲蓄生息，以待不時之需者。盡量寄

濟困

許太夫人傳畧

八

潘鐸

送、以應教務急需。加以覆信、極顯關懷懇摯之誠。有潘司鐸國光者。崇禎年間、來到上海傳教、建造天主大堂于安仁里。與太夫人之父安友、最爲契合。二人同心、惟以榮主救靈爲務。安友竭力宣傳、爲商准于地方各當道。潘司鐸遂得于蘇州松江太倉等處、傳佈正教、先後共建造大小聖堂、一百三十有五座。信友多至數萬。懋功德業、永垂不朽。文定公、長子助於外、而太夫人助於內、和衷共濟、與有力焉。潘公居上海、先後三十年。地方官長、莫不敬而重之。教友感其德化、稱爲慈父。後又立聖母會、及其他善會。爲之各定規程、使有所遵守。於是信友之入會者、彼此勸勉、尤顯愛德。大有聖教初興時、教友彼此相親相愛之氣概。外教者每嘖嘖稱道之。此外、太夫人於諸會中、又加種種物質上之扶助。如刊刻善書、設備花臘等。不但此也。每屆學校放

假大考。太夫人視成績之最佳者，不惜重金，爲之置備賞品，以資鼓勵。發賞時，鳴金鼓樂，朗誦賀詞。近地紳商，學生親屬，參與此獎賞盛典者，皆謂聖教良規，見所未見也。

太夫人又在教官家紳士之女，大概弱質。遇瞻禮日，往往未能如願到堂，恭領聖事。是以屢請傳教司鐸，將西書中，有裨益于神修者，譯以華文。以資觀覽。司鐸准其所請，選譯數種。不數年後，合諸其祖文定公所譯述者，共百有餘卷。太夫人即令付印，書成，分送各堂。凡婦女之稍知文字者，皆得手有一編，隨時披閱，以補彌撒聖事之缺憾。蒙其惠者，咸感太夫人體貼人心，助人修德。真覺無微不至矣。

當時，其長媳尙未奉教，崇信異端，一如其未嫁時期。太夫人愛之。先以善表，繼以善言。凡事悉以母心導引之，冀其洞澈真道，決心棄邪歸正。

久之，長媳果領洗進教，棄假神而敬真主，傾心教理，惟姑命是聽。領洗後，不但熱心守誠，且輔襄其姑於教務中。又勸其二兄及親族若干人，亦歸正教。卒稱善信。順治十四年，有劉洪兩司鐸，由上海往北京，行數日，途遇湖盜，不但行李盡失，且身受重傷，有性命危。太夫人聞之，即遣人迎至己家，另備書房居之，請名醫治之。閱三月，二司鐸創傷平復。太夫人爲之重備行李，使二司鐸安抵北京。

子仕

太夫長子纘，曾聰明好學，品行端方。順治五年，鄉試中舉人。六年，連中進士，授檢討。一年後，升編修，兼宮允職銜。皆清時文職京官名未幾，朝廷以其才可外用，遂發往外省，歷任要職。纘曾任職所至，必迎養太夫人於署，以便定省無虧。而太夫人所經之處愈多，傳揚聖教之心亦愈切。恒使其子政務與教務並顧而行。當時中國人知天下之有天主正教，太夫人

宣教

設法宣傳之力居多。當纘會公出任江西副使時，到南昌省城後，部署少定，首先訪問該處天主堂之所在。見聖堂既小且陋，太夫人乃出資購大屋一所，稍加修葺，改爲堂宇。不但能容多人，且足壯觀瞻。繼官遷湖廣，區域浩大，傳教士稀少。於是致書羅瑪，請耶穌會總會長，遣發教士。會長特遣穆司鐸迪我，到湖北開教。太夫人又爲之購地置材，建造新堂。堂成，十字高聳，屋宇堂皇，稱美觀焉。開堂四年後，即得信友二千二百人。感化之速，出人意外。已而纘會公遷四川參政。此次以蜀道難行，路多險阻，又以與江南相隔過遠，太夫人未能身往。惟力囑愛子，接印視事後，對於教務，必須格外留心。上榮天主，下體親心，爲地方造福。公到任後，仰遵慈訓，不多時，果建聖堂於成都。士民之願奉教而領洗者，年多一年。尋奉特旨，升任河南按察使。蓋天主嘉其忠誠，使朝廷識

其才畧，俾益發展其信德耳。

從前崇禎三年之間，費神父樂德，往河南傳教，建天主堂于開封省城，美麗逾常。至崇禎十四年，李自成作亂，率兵攻河南，圍省城。時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併力拒之，登城固守。直至次年秋，糧食告盡，救兵不至。然軍士仍始終忠信，無或譁噪者。中丞與將士，商議決河，以灌賊營。賊亦決河倒灌省城。秋九月，大雨數晝夜，河堤潰決，聲震如雷。水勢潮湧，屋宇漂沒。居民淹死者，至三十萬之多。哀哭聲，呼救聲，慘不忍聞。城中將士，固守如前。或有勸費神父，暫且出城，以免於難。神父答以信人聖堂均在此，不忍離之。卒未出城。後大水至，聖堂被水衝倒，神父溺水而亡。

太夫人久知此事。嗣聞愛子纘曾將蒞任河南，即速驛馳書，諭其到任

之後，宜相機復興聖教，重建大堂。故公方到開封，接任，就協同彼方賢士大夫，商量復建淹倒之聖堂。紳士仰合憲意，隨即動工。未幾落成，較前益形壯麗。而太夫人子母二人，闡揚發展聖教之心力，實爲不可掩之事跡也。

許公纘曾，自出任外省以來，政績教績，昭昭已在人間。方期安途前進，而風波忽起，殊出意料。時教士湯若望，精于天文歷算諸學。到中國後，極見重用于朝廷。皇上授以欽天監監正職，加太常侍卿，賜號通微教師，豈知同官楊光先，嫉妬其能，誣以暗地藏有惡意，裝捏其事，上告于帝。帝以青年登極，凡遇大事，往往取決於廷臣。時廷臣袒護光先者多，遂將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等，俱下刑部治罪。且詔令各省西教士，咸來京都，聽候核辦。而中國官吏，如許纘曾等，各以奉教嫌疑，均

着即解職，而外省官僚，稍明此中真相者，聚議紛紛。然莫有敢仗義直告者。太夫人聞此凶信，日夜苦求天主，早賜教士，含冤獲雪，聖教安寧。其時北京遇地震之患，朝廷見此異象，而湯若望等，無辜被冤之呼聲，民間亦發之愈高。於是南懷仁等，先後得釋，而湯若望獨留刑部，欲加之刑。太后知之大怒，謂湯若望曾爲太子師傅，而可刑及其身乎？于是亦出獄。未幾，年老力衰而沒。時在一千六百六十六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占禮，享年七十有四。

朝廷旋以欽天監所製造之時憲，屆時驗算，分秒每有不符。於是詔命南懷仁赴欽天監查驗。監副吳明烜所造之憲書兩本，以明其中節氣時刻，有無錯悞。南懷仁奉旨，驗得書中錯悞良多。加簽指摘，說明實在。據實奏聞。於是上特命和碩康親王，會同大員，前赴觀象臺，依奏測驗。

遂知監副憲書實與時全不合，悉如所奏。而南懷仁所指示說明者，均與時令符合，毫忽無錯。康親王等據情覆奏，上怒，以監正楊光先、嫉能害良，例應反坐其誣告之罪。姑着從寬發落，革職交刑部治罪。復還湯若望、通微教師之號，并賜葬銀五百兩，以示追念功臣之意。許纘曾等亦均着復還原職。欽天監事務着南懷仁管理。於是烏雲消散，復覩青天矣。

當聖教會受艱難之時，太夫人心甚擔憂，以致日不思食，夜不成眠。長跪禱主，無分晝夜。終得天主垂憐，中國教務冤誣明白。在外各省之傳教士，進京聽辨者，能重復安然南下。太夫人祈禱之助力，實然不少。時在外既無司鐸，太夫人在家，激勉諸信人。凡與太夫人有接洽者，恒以信德爲前提。教之勉之，勿以時值艱難，稍變奉教初志。其長子纘，曾被

議解職回家。人多惜之，而太夫人反怡然處之。且謂吾兒爲義去官，世人以爲辱，上主必榮顯之，非真羞辱也。果爾。康熙十年，明詔司鐸輩，仍歸舊管各地方傳教，出入無阻。於是司鐸柏應理、伴運潘國光、棺柩由廣東登程回上海。信人趨前迎接於數十里之外。時太夫人胞兄三人，爾覺爾爵爾路均在。穿禮服，鵠立河邊以迎。迨潘公遺骸抵埠，一時人頭濟濟。外教人見之，亦肅然起敬。柏司鐸等旣登岸，太夫人以堂內久無人居，塵穢滿屋，荒草滿地，必待打掃刷新，清除盡淨，方可安居。因請暫寓宅內，柏公等如其請，即於宅中小堂，恭行聖祭聖事，前後共八日。太夫人得此，以爲與主一家，忻悅至極。

許公纘曾復職之後，即升受雲南按察使。到任未久，值吳三桂起事，滿地兵災，不能治事。兼之堂上年高，每思歸家奉侍。遂上疏乞歸終養。皇

致仕

上閱疏准奏。於是將職務交卸清楚，即起程北歸。萬里到家，母子相見，其樂融融。太夫人恐愛子在外久，修省毋或有虧，因令恭行四規，以邀主眷。

宣教

崇明

時太夫人年近古稀，雖精神如昔，而身力漸衰。每日猶必進堂，誦經與祭，風雨無阻。長子恒勸其節勞，然太夫人於神功，終不肯稍減。每日必默想逾時，恭與聖事。每熱心端正，堂中信人見之，以其年高德茂，觀感殊深。回念昔日之文定公，與今之太夫人，祖孫二人，可謂先後濟美矣。當時有崇明人某，來到上海，諒是徐啟元畧識聖教要理，專誠奉教，求領聖洗。時上海本堂劉司鐸，久想開教崇明，惟慮該處土人，未免少見多怪，不敢貿然逕往。茲乘該處新教友導引，托詞拜謁新簡摠鎮，定期渡江，往崇明一遊。太夫人聞之，即助白金若干兩，爲買屋建堂之用。迨

劉司鐸到崇會見鎮軍，道達來意，欲開教崇島，求准保護。鎮軍盡許之。不一年，果於新開河鎮建堂一座。本地人棄邪奉教者，遂漸增多。是爲崇島聖教之開始，太夫人創之也。

恤貧

太夫人性仁慈，恒喜卹貧。每有所施，不使人知，故於宅後開一便門，使貧婦孤孩，隨意出入，濟其要需。如是家人可免頻煩，而貧民得獲實惠。任此低微瑣雜者，太夫人自身而已。

纘曾以母年壽漸高，正宜頤養，故爲之經營新築，花木亭池，無一不備。地方寬敞，空氣清鮮。園中建一小堂，中供聖母像，幽勝異常。使太夫人朝夕祈禱，扶杖散步，各有其所，以樂餘年。太夫人自移居和園後，諸事稱便。惟不能與貧困求助者，如前周旋親暱，深以爲憾。於是異想天開，於園之僻處，開一小柵洞，能見不能入。每日定有時刻，太夫人自來滿

善舉

其愛人之願。此外，又發起育嬰所，收養貧家遺棄女孩。由纘曾公將育嬰善舉之旨意發表宣傳。地方上自府縣，下及紳士，皆力贊其成。收得嬰孩甚多。爲之僱乳母，少長教之，及笄嫁之。更置公墓地。善舉之大，莫過於此。

鄉間瞽目者，往往習算命術。終日叮嚀街市，自誤誤人，可惡實可憐也。太夫人憐憫之，招此類數人於家，教以聖教要理。及其既信且熟，即使改其舊操，算命之術，而行講道勸化之功。其度生所需，皆太夫人與之。久之，漸有成效。太夫人每曰：爲多救一人靈魂，任何善法，我將用之。時有魯司鐸日滿，傳教于蘇州常熟等處。爲人才德均優，待人和愛，故教務蒸蒸日上。後于太倉城內，購地建大堂一所。凡知之者，皆又稱太夫人之力也。

當時繼湯若望管理天文歷法者，爲南懷仁司鐸。才德超卓，皇上甚器重之。太夫人以聖教書籍，爲中國傳佈聖教之利器。而著作人才，與聖教盛衰，亦大有關係。故凡遇朋友，有上北京者，往往托寄銀兩，爲印行所著譯經典之用。於是關於聖教，至今視爲傑作之諸書，得一版再版，廣傳中國，天主之名現聖。所謂足不出門戶，而心在天下，拯救人靈者，太夫人有之矣。試以左事証之。

宣道
宮中

初，湯若望在京，蒙召進宮，爲修整日晷。見宮內，有昔日利瑪竇進呈之風琴一具。遂撫琴連奏數調。琴聲清澈，奏法得宜，調亦高雅。上甚悅之。既又進三王來朝聖像一尊，與像之說明書一本。將救世主之事跡，盡行披露。湯公復爲之講解。上聞而嘉納之。繼而復撫琴，奏吟聖咏。湯公聲調如神，以致宮中婦女，咸來觀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遂有於聖像

壽辰

前、油然起敬、端跪恭拜者。時侍耶某、已有志進教。聞知此事、即以新印之教理書、送呈宮人披閱。宮人讀之、慕道而進教者、五十餘人。可見善書之化人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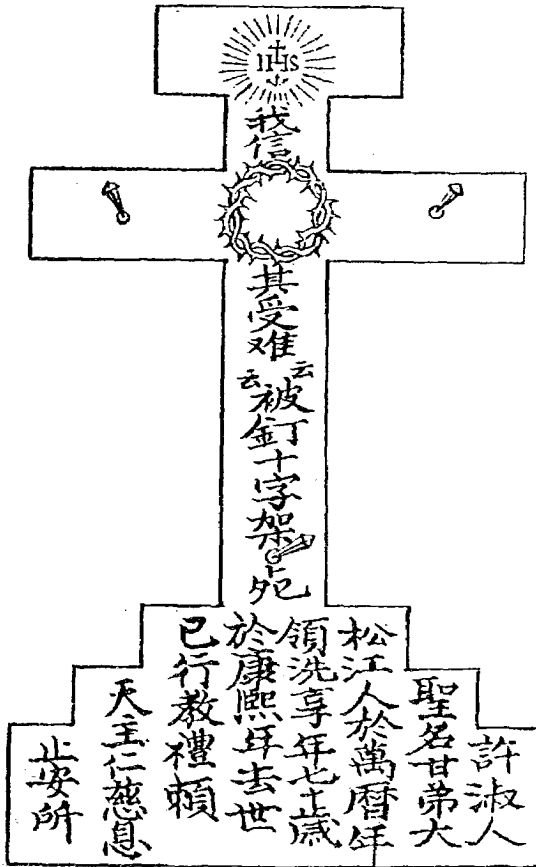
當太夫人年屆七旬。其長子纘曾、特爲之盛開壽宴、以祝純嘏。一切壽禮、除聯對外、一概壁謝。慶祝數日、一時賓客盈門、瞻仰盛德。及末日、特宴太夫人所慈愛之貧民、及鄉間年屆七旬者、無分男女、均行邀至。杯蓋相樂、此爲太夫人平生最樂之一日。時仁皇帝以太夫人守節教子、懿行可表。特賜寶衣一套、珍寶一匣。太夫人拜君之賜。即于此慶日、衣寶衣、佩帶珍寶、受家庭子孫之拜祝。禮畢、即赴小堂、率全家感謝天主。而于禮之末日、太夫人又自出勸觴。以示效法聖家尊視貧者之至意。太夫人有兄弟三人、少事生業、而用度揮霍。於是家道漸衰、至晚年、尤

形拮据。時來太夫人處告貸。太夫人每助其所需，毫無慍色。更溫言勸勉，謂教友安心守貧，不但補前愆，尤更可增後之天福也。

夫太夫人不貧世有，然深自節省。故能不吝，而有以襄成種種善舉。曾馳書于澳門呂宋等處，請名畫家畫十二位宗徒及四聖史之像。各長五六尺，下註小傳，使仰視者一覽便明。像成，懸掛于聖母堂內，所以資觀瞻，而飾聖堂。前後費銀良多。又柏應理司鐸於回羅瑪時，太夫人托以珍奇飾品，先順道獻于印度聖沙勿畧之墓堂中，又以自備之金聖爵，及祭服各物，獻于羅瑪聖依納爵小堂，用表謝恩。又以手製之祭巾，領帶等，及聖教中文書籍四百冊，獻于教皇依諾增爵第十一。凡此禮物，皆由太夫人自節自勞而來，而接受此禮物者，以其來自極東，出自初信者之手，珍之藏之，不但以其爲貴物而然也。

善終

太夫人素少疾病，然其自奉過薄，且又多勞。大慶後，精力更衰。終前，偶抱微病。然太夫人自知不起，於是恭領聖事，神工、聖體，終傳皆全。越三日，安然去世。享年七十有三。訃聞，遠近居民，多有爲之墮淚者。窮人之受惠者，尤哭之失聲，如喪慈母。家中舉行慎終追遠禮，悉照聖教會所允定者，絕無異端氣味。耶蘇會總會長，以太夫人有功於教務，通諭五大洲同會司鐸，各行彌撒聖祭三臺。噫，太夫人往矣。其不與俱往者，德表之入人深。而松江士民，至今猶未忘太夫人之爲人。爲之傳畧，亦即喚起今之賢婦淑人，輔助傳教之熱心也夫。



此係太夫人自備之十字銀字欲死後置於棺中者

24
086422

許采白
